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二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茹　澐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

弇州續稿卷二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送大中丞小溪孫公進臺秩撫蜀序

孫公之撫吾吳也不三載而政成天子嘉之俾以中二千石秩移撫蜀前是公以吏部郎握銓銓稱明則水鏡

矣佐廷尉廷尉稱平若矩絜矣中以不工事言路遘齮
而絫歷藩臬稱名藩臬矣其超而撫吾吴葢旌之也公
之至屬大水遺地半甌脫比屋流徙公時時飭郡邑拊
循之稍寛催科之蝟法而歲額亦不廢久之公乃上章
請悉蠲其舊使民得精意新賦報可於是三吴所蠲亡
慮數十百萬石懽然雷動而是時有妖僧起京口其所
搆結遠邇牙孽幾若漢之所謂三十六方者公不假聲
色而翦刈之第取其首惡正法而已人或謂公鉤累其

黨與則鹵夥鹵夥則功大而賞可重公歎曰夫此之謂夥而何以鈎累為葢公疏上而諸公舉手相賀於廊廟閒而格於公之疏而不得大差次其功賞然益歎公為純臣所以倚注益切公為政務持大體其馭吏若嚴不可犯而坦然推腹於賢者體貌士大夫藹然周詳若可狎而不能以毫髮非義奸庾廩與校卒共之乜所靳而至於法則不為一切縱舍至邮灾扞患與閭閻請命有味乎言之也以故饑饉屢作而赤子桴其腹以待哺而

亡敢有怨聲脫巾之變起錢塘與吾吳一衣帶水而校卒俛首於交戟之下亡敢有驕色崔苻之傍地枹鼓朽於亭障而不聞擊赤白之丸腐於惡少年之寢而不獲探島寇之餘皇逆折於鯨波之外而不能為我尺寸損公之有功德於吾吳甚鉅天子固能知公重公且右公秩然胡不以惠蜀之心終惠吳而遽奪之也夫蜀固重地也在唐則往往自中書出而為節度使或又入而為中書宋之初有執政出制置者制置入執政者絡興而

後有佩相印往者歸佩相印者其說葢有之唐則長安為帝都而蜀則右輔宋之初甫革孟氏社其季則與江左犄角而圖復中原蜀故不得不重也然天下猶稱揚一益二而握揚節者多兼領度支望實故勝之今吾吳之視揚不啻倍蓰而中丞所領儲餉當天下十之八於國計尤重夫蜀安得擬也令乃以蜀重吳而奪吾孫公何也或曰天子非重蜀而輕吳以均勞佚也謂公久勞吳餉事欲小佚之也或曰不然天子非謂蜀佚謂近例

開府非邊徼不得以故節進新秩公資望深且重矣其勞於吳甚矣故假蜀節而右公之秩非以重歸蜀以佚歸公也蜀幸自得公耳或又曰不然謂蜀幸得公者固也然蜀不得久有公即無論高僕射言西川宰相迴翔之地且唐宋事遠不可稽近不見胡端敏世寧與張士佩先生乎是皆不久而入佐銓部公又自銓部首曹出者也天子殆將藉公大拜地耳於是吳之屬守丞倅朱君某輩若而人感公宇下庇持是説而質余余竊謂吳

人之感思孫公切故所知僅一孫公天子視天下才皆其才天下地皆其地夫安得為區區吳蜀計輕重又安得為一吳留孫公第孫公且大拜不遠矣公大拜則請無忘吳為吳擇賢守令為吳請大司農毋格沮上恩澤民歲歲得賜租吳又何嘗終失孫公哉朱君曰善俾書以壯公行

賀太守斗山朱公考績奏留序

萬歷十年壬午冬吳郡太守朱公考三歲之績業治行

而臺使者交挽之將以最聞上而郡丞陳侯孫侯倅王侯輩豔羡其事以屬不佞世貞俾效一言之賀不佞猶憶庚辰春天子大計吏而吾吳以闕守報詔太宰熟計諸岳牧可任者久之始得朱公而公業自名御史出守兖兖為東藩最大郡所隷州邑二十九議者猶以不能當公才為恨徙而治吳吾吳隷州邑僅七延袤不能數百里而司農將作財賦寔割國家上腴之半百工技巧織作械器日夜轉輸京師不絶三宫百官六軍兆姓之

所仰哺即亡論宅事守治賦且不暇給而公至則静觀下詢而得其要日五鼔坐堂皇朝諸吏部署上下公移就緒已乃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便盖出謁臺省大僚畢事造請郵傳使客往返數十里即風雨亡間退而復治事句校庾藏出納兩造盈庭以次就讞必得其情實咸扣額謝謂府君不枉我公度守事與晷俱盡乃從容入與諸寮具飲食為懽不然即坐堂皇乙夜至丙弗告隙也自公之為精勤而掾功曹不得為稽故吏惴惴亡

所容口伍伯植立如木偶人有長技而弗克施雉門之外往往草生食肆亡所規利或相率從去一切治理流聞而會國有大婚禮皇子生兩宫上徽號冠服帷幔綺繡供張百倍於昔中貴人旁午道路咸以責公公為調劑輕重緩急務使毋羅於簡書而民不擾吳比歲又大水公任其袵席曰吾在不憂流從也鄰省有悍卒謷埶且剽膚公任其儲胥曰吾在誰敢弄兵也臺使大臣倉卒計無所復之則往往從公受畫至行之傍郡著為甲

令益公之守吳郡垂三載而所上課最百倍於他郡所先後積臺使尉薦剡牘復十於它守以適者考功法格之它省幸而得公則為臬使者以提衡百城吏綱紀吾郡幸而不失公則增秩賜金還治以久惠元元夫公故當入覲天子臨軒以待而大司農猶有司請獨留公則公之增秩賜金還治固其所也不佞嘗攷之古自三代而後吏治莫盛於漢而漢莫盛於神雀五鳳間以人主委重良二千石之說有以風之然其時太守之位尊比

於三公九卿而亡為扞格之者其去人主一間耳即人主而下為太守為令長其去民不過三耳以故上下之勢臂運指使而易為達今据太守之上者曰監司監司不數人不止据監司之上者曰臺臺不數人不止人主之勢與太守隅若霄壤即欲兩達故未易也且也漢之大郡慓悍難治亡如潁川以視吾吳郡所不敢望其名守可數者則亡如趙韓然廣漢之鋭精能取辦一時而卒以告訐濟其俗延壽能使俗回矣而身被奢僭名以

擬吾朱公固不佯也公葢能為之而能不為者也藉令
縣官以一切便宜悉委公而毋為之牽制其程績報計
豈下黄次公哉少遲之是必中二千石而九卿高第御
史拜相亡難者寧但次公即近時若金華徐公天水胡
公及廣平吳公或即超秩三品或以三品留治皆吾吳
故事也所願於朱公者異日功名毋損於治郡時耳葢
公昔守東明令不佞辱周旋以東明為公家桐鄉令者
復辱公宇下稱治民其德公知公固不在一時薦紳後

故不辭諸郡侯之請而叙之

送吳令湄陽傅君入覲序

上即位之元二閒詔太宰御史大夫差次入覲吏計方岳以下拔其尤卓異者躬宴之别殿侑以白金綵幣一時寵釐光大其事爭自奮砥礪以希非常之典而自是有司稍稍怠於奉行葢又十年而為癸未復當述職陛下方以兩宫皇子大慶加霈海内數申飭吏治其於宴錫旌異之典將必有赫然加其舊者而吾吳之吏民以

傳君其選也今天下之稱繁雄郡者毋若吾吳郡而其稱繁雄邑者亦莫若吳邑吳固東南大郡會也亡論財賦之所出與百技淫巧之所湊集駔儈譸張之所倚窟比年以來其民欲於田而諸負山者旱負湖者水靡有寬歲吏又佐之虐使義甯操挺而桒孔握筭其民不勝誅則姑為窴頑以應之而黠者乘其隟得肆其口吏與民交相厲而成俗即吏又不堪讟或思以柔道平之則民又狎而生易心歲課輒不登逮讞不就攝滿歲而亡

可上計者乃傅君則不然君之初至而其下猶以北人竊少之君已得其隱與弊所由孽每一顧問即素老猾舞文者情見膽破君雖和顏色而導之盡靡不惴惴負霜雪盈庭之訟不待兩造備而片語立中窽咸傾吐折服以去然君仁心為質多所縱舍每謂吾邑無髖髀何所藉斤斧為其於歲賦受役往往先拊循而敲朴後之民亡不感悦思效以故課額婁登顧喻於它工催科者今年大水吴獨不為災均田之事起諸郡國不勝于戇

之役而吳獨不告擾君又以其閒延禮耆逸登文士與談說經術土風傍及辭藝益優優彬彬焉諸父老子弟竊指目君以晨夕鼓嚴則傅君儼然在訟獄賦役傅教聽約束靡不詩得意其兩臺監司守倅一視事則傅君又在凡所建白靡不為破顏皇華之使接淛於郵傅則傅君又在縉紳有所造請則傅君又在以至湖山文酒之社禪伯衲子之宮前令所不及問者則傅君又在君豈其神人耶何以能分身立應若此也予謂君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則庶幾卓密縣魯中牟哉乃其才識斷割朱桐鄉王洛陽之倫與德合而出之而曹父老子弟所見何浮淺也今兹君入必奏課最最必第一人陛下必脩元二之典以宴錫方岳諸侯君必首與首與而秩未深當再歷治吳吳抑何多幸也予生不識君顧老且倦筆硯然為歌詩以贈者再矣今復因朱太學葵臣之請而敘諸君之績將無贅乎哉夫生不識君能以耳為目令且以心為面即老且倦筆硯為傳君一破例可也

送趙汝師太史還朝序

故相江陵公之有父喪也詔奪之仍視事或曰非上指也以非上指故衆更惴惴屨相躡莫敢頌言其非而九卿言官至有具疏請留者時趙太史汝師江陵所造士也歎而曰此曹子即有胸無心噤弗發可耳而更變白爲黒如國是何既而曰吾安忍遽負公小俟之冀公之尚能以歸請也既而日朝江陵喪所察之無歸色乃又歎曰吾不忍公乃遂忍負天下且夫李南陽相而拔羅

燮正於公車為第一人南陽之有父喪而奪也燮正攻之彊辨之晳當是時燮正計以幸而聽則南陽與天下之父子俱無恙不幸不聽則天下之父子尚不與南陽俱亡葢百二十年而中外大僚匪金革無有奪者則燮正力也令夫江陵公師尹也天下之所借以口實者也藉不聽江陵公歸易耳而奈何使天下之父子復之百二十年而更失之我寧負公不敢負天下於是與所善吳太史各上章論其事忤旨賜杖闕下削籍為編氓趙

先生既拜杖歸數過余余問之不答第曰事往矣有沒齒耳何以市所舉成我名時為江陵脩郄者猶數伺先生間先生夷然安之唯杜門讀書為古文辭書無所不窺而古文詞益高上者薄七雄跡先秦而昌年于西京之圃下亦能躪昌黎河東然未慊於志數就余揚扢余不肖名久涊人齒舌間先生獨汰而拔之盎嘗信無涯之知妄欲寄其身為世後物先生不以為誕襲方外之跡雖猶強儒衣冠而墨其行先生不以為詭則衡門之

版月得先生跡一焉先生不以為數也邇者江陵捐館其它事盡覺露上乃采臺諫言至為出御筆引誤聽奸邪小人之罪罪已而悉召用趙先生等於是天下曉然知鄉者留江陵與所以杖先生謫先生皆果非上指而先生意忽忽不欲出余乃言曰毋以為也主上不憚引誤以伸先生髙誼而先生傲焉應之則不恭且夫所以謫江陵者為不子耳先生不行彼且以為有父子而無君臣趙先生曰善請治行余復進曰先生所明者禮也

非得已也慎無以有之先生亦知夫羅彛正爭其貪

難進之操具耳者趣其髙及退而歸隱于金牛之山乃

欲以國軌飭其宗身歿而名不免何者彼猶有之也趙

先生曰善請無以一端蒲余乃復進曰雖然先生亦無

遂無之余不敢遠有證即嘉靖末而天下之攻分宜相

者猶之乎蓍蔡也及其起百死服大僚比比少有盡竟

其所學者也且夫江陵之始入鑾坡其侃侃持正議亦

先生流伍也忽不知其至此者何也貴而遂無之也趙

先生曰善請毋舍而蕩其歧余乃又進曰名者忌之幟也氣者爭之蘖也好惡者窺之竇也先生固無之加戒焉可也忍者藏機之淵也寛者集事之府也緩者受笑之的也誠知先生所饒加勉焉可也趙先生曰善請一切受教余退而語客曰夫趙先生者四問而四響應不窮是必大拜拜且不徒矣

贈周廣文先生膺獎序

明法諸臺察得舉刺所屬其資與望實稱者舉次則獎

奬固舉之漸也然上之人往往精於守令以上而畧於其下下之人計以無所之則僅有循謹茍禄而已其黠者又往往畧於治下而精於奉其上乃若師儒之職上不為茍法責之然亦不為異等待之或以年或以格或以要人有所推轂茍取而應此二端而已而居是職者亦不能有所振拔以當其選葢余自舞象而游於校宫以至晚居里閈四十餘年而師道日趣下中間諸博士禄薄且不繼不足以養廉則往往悶之諸生諸生貧不

能具東脩則相率而避匿不肯見櫝楚未及施而謗讟則已滋起紳襟之交益齗齗如也久矣舉獎之不行於校宮也夫胡寧不行行而不中窾猶之乎弗行也今者乃得一周先生先生鄉邑人也為人温温金玉長者而中實介晳眘取予其讀書精經術而不示博屬文得作者旨而不示工以此數困場屋然後進多師宗之日者臺使合諸博士試而登之京兆獨㝗然翹楚顧不自崖異毋論徒手吾未嘗無誨焉以是諸弟子歸心先生故

事諸弟子補試臺者以博士佮則就諸弟子穀先生弗就諸弟子穀而諸弟子有病不良騎者先生騎而舍肩輿輿之又陸鍾山嘗以束帛贄旣暴疾死先生歸其幣而侑之兼金以為輀車資諸弟子益歸心先生每入而考德問業為講説亹亹間以一巵酒一盂肉佐倦毋不陶陶然自謂從春風中游葢入橋門而昔所謂齗齗者見其欣欣也曰盍歸乎來哉而今而後庶有師也未幾而臺使者之奬再至矣格吾知其能弗論不知採之年

乎採之推轂者乎將如後所云採之丈乎採之諸弟子欣欣者乎昔子夏居西河而西河之弟子以見尊重於國君漢興儒林叔孫通胡常匡衡翟方進歐陽歙戴聖鄭玄之徒所教授弟子滿郡國間譽成而上逮有朝脱臯比而暮侍黼扆者先生今獎未已且舉舉且大用矣雖然不佞竊有進焉夫學不厭教不倦天下以不厭不倦而歸之智仁未有能探其所以學與教者彼所獎先生皆膚膚也先生能探其所以學與教而彼能採之然

後成其所為獎即以是大用可也益先生之高第弟子闕與余善欲得一言為賀余竊快先生之獲獎與宅廣文異故不辭而授簡焉

賀御史大夫兼左司馬岷峽張公平難峻遷序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師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督撫云張公業已為右司馬自樞廷出外使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

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輭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挺刃為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單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度劉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汎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弗問也者而第具所誅

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悦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
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
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
公前撫上谷所脩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録一子
入冑監又以滿三載最録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
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秘之餉賜加
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畧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
大衆謐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

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為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為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栗不能答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益郡中外再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環浙而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于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益大悅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胇胕者三十年而久

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
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益夜怙然而枕晨
躍然而筆之篇以為張司馬平浙二亂志扃之笥而失
之後知為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
之屬都運牧守而下若干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
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為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
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為甚鉅非不佞不能悉公
與當公意盛夏走使五百里布幣授簡起不佞於疾而

强之言不佞即有言焉能果當公意也夫公之材與碩畫雖吏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為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為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為用殺不為殘舍不為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迺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歷之羼絳州行營剸刃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

間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真王及汾陽之鎮果結傫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究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辛而法行則為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為河北則皆王廷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駸駸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為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及公

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宅横海之馘級
睥睨之創增有奏必録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
公如此海内乃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
將將豈不夐越大歴萬鉅哉在易師九二繇曰在師中
吉王三錫命孔子係之曰懐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
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及虎拜
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即歸德于王
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即以為懐萬邦致其頌即

以為享萬年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是都運某收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寛卹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令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慚色而使我徼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為公賀

送兵備使者及泉李公遷浙江參政序

李公之自吾吳而旬宣越也則以州大夫邑侯請而效言矣大帥張君儼然而造曰毋若子之工言何不穀固有請也曰不穀之從長鬣者以操餘皇於流漭而不知所嚮也公實指南我不穀之從于戀者以備儲胥時惴惴焉公實版築我士飽而嬉不虞於祁寒公實衣食我譬之室廬公司苫覆我則偃寢惟是東海之波不敢嚮不穀牙而鼓者三歲矣夫豈亦不穀之能逆扞其侮以

毋干簡書將毫髮皆拜公之賜公令恕焉舍我而大布
惠於越我則何敢留公抑聞之里語孺子失乳寧不號
苦跛者失杖寧不呼相子幸一惠之言以少抒不穀思
予乃曰善哉子請毋忘李公之德而以儌我我則非人
能為子報抑子所稱公為之飪而子坐饗子逸於表公
勞於裏夫是以㦖然而不忍泯泯余實竊公之庇於宇
下而辱幸公唯是公之嚬笑獲與聞也巷歌舂謡獲與
和也其覆露吾子厥亦有自請為子數往者郡邑之貳

若長日操切武吏以為功能武吏戚施蒲伏莫敢舒氣且猶不得善解制臣熟之固然而不勝矯枉則武吏睅焉而恣心成驕謗讟蝟起卒與俱敗李公實秉之俾文吏持體不持勢武吏畏法不畏謗培者感輸摧者省惕有之乎張君曰有之竟李公武吏亡扞罔者不穀所以安為之長也予復曰民不夭歲大為虐惟是濱海之人相席流殍者不可指數矣公勤辭以請於上大司農為減歲賦發賑粟念以不時至則先粥粥之其弱者且死

猶曰李公不負我強者睥睨戈戟而復棄之曰奈何不忍旦夕之餒以為公憂是故歲屢虐而赤白丸不一探也有之乎張君曰有之不穀偃然而不虞萑苻者則公惠也余又曰大姦起京口僭國之章以蠱膺公潛運王略而平之猶誓衆毋株累毋浮獄以希上恩而輕齊民之命有之乎張君曰有之微公不穀方戴盭枕干而僕僕於江之壖也且不覩必濟顧謂張君何以竟報公張君乃曰不腆宗器以逮寶玉齒革公實弁髦之其敢出

諸口惟是吾子之一言以為公行余謝不敏乃從張君偕饗公甫洽余賦鴻鴈之次章公曰流從將有歸矣以吾子之安宅某也與有慶焉雖然其敢任德張君賦羔裘公曰毋吾故代者亦李公其猷實長我子姑壹志而聽之李公為張君賦扳之三章張君竦然起再拜曰不穀服公誨以苟有今日敢忘即謀於後人公復觴余賦崧高之亂而曰我實慚申伯而幸徼子子言抑何孔碩肆好也余復謝不敏公既辭乃命車驅而入越

又

前是李公之守吳興也甫踰歲而吾吳之薦紳先生以至里父老驚相聚而詫曰吳守移吳興李公我得天矣其事聞之州邑大夫長曰審爾吾曹亦得天矣已而弗果曰誤耶妄耶將李公薄吳耶又二載則又驚相聚而詫曰吾吳治兵使者為李公矣嚮非公薄之抑縣官重李公資不當屈之守也又弗果而久之李公真為治兵使者於是復相聚曰果得天矣諸州邑大夫長曰真得

天矣李公之為治兵使者甫三載則又驚相聚而詫曰臺請之上李公以叅知政事秩治兵如故矣問何繇曰有故事在然而臺未及請也而李公乃以叅知政事治浙之上游三郡於是一州七邑之大夫長相與儼然而造王子謂我曹不獲長奉李公為恨即子之鄉縉紳父老亦以不獲長奉李公為恨因相與論公往者所以屢驚狀王子乃曰李公治吳興而吳興故號多大豪往往與貴遊相交關黠吏訟師持良弱之命以為恒公用趙

廣漢張子高之法破散之而顯旌其良者而扶弱者以故治理流聞四壤吾吳熱而迫欲得之然至中豪以上猶不能不自疑而稱不便者千或一二焉公至而盡得其狀以吳民雖巧而不為闕而易折節大豪志武斷而未能徹貴游矜名好脩即卑者選愞而顧首尾喟然曰兹豈用重地耶於是一切以寛大鎮靜居之時執政者悍而好操切公獨不操切取簿書期會為殿最公獨不汲汲期會盜偶發所部司隸賊曹下捕格甚峻公曰

吾必不假他盜以自解寧遲之得真盜乃已反寇起江淮公盡筴悉捕獲之戒勿使株累曰使藉手反者以取功名吾弗忍也公日晏坐堂皇毋所藉耳目即私之亡敢以耳目進者然至蔀屋之下與數百里之外稍涉姦伏必悉之公雖已悉之第發擿一二以示神明而已而不使竟曰不悉之彼固敎然而易為惡竟之則彼無所容足矣且使庖丁之割剥皆衆理解豈不大願而願輕試其斤斧哉夫是以稱我得天諸州邑大夫長曰固也

吾曹以職事受約束畢公進之便坐而禮之如客也有小善則誘掖之其未達而諄諄提命之如子弟也退未嘗不沾沾喜以拜公益又未嘗不懼然而警以卒負公無面可見公丞倅而下則嘗若一李公在几上第公録小善護小失而不求備又未嘗不欣然而樂為公用也日者歲數潦不登李公言之臺以蠲卹請其辭甚苦吾曹私竊以如非執政指何及報聞得一二升斗之賜李公又為調停其緩急而先其甚者民不大殍死即死耳

而不忍遊萑苻我曹用是下毋虞於叵測而上毋虞於簡書以茍有今日故曰我曹亦得天雖然我曹之不獲長奉李公與吾子輩之不獲長奉公一也奈何使彼三郡得之王子曰天下一家耳吳興去郡不四百里而近李公守吳興時安知彼三郡之不驚而聚訛以公飭兵其地耶我曹幸得公者三載餘矣又安知彼三郡之不時驚而聚訛以預逆公衆知其地耶吾吳視吳興易三郡民朴而簡於簿牘視吾吳差又易公材大固無所謂

難易也人失之人得之將以公為造物者我曹亦何所營營諸大夫曰子言之善願以此贈公俾公毋忘我曹我曹日夕奉公之大誨以毋顛墮則長若不離公王子乃次其言而觴李公曰公行矣今而後有驚相聚而詑者曰李公當復東衮衣吾土斯言詎不終驗哉

弇州續稿卷二十八

弇州續稿卷二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送行序

送大中丞理菴蹇公撫三輔序

始吾吳之有治兵使者闕也而是時巴郡蹇公業以臬副視齊魯學政轉而旬宣矣則為之崇其秩曰觀察使

以涖之凡後先之以觀察使涖者僅三人而蹇公之望獨隆資亦獨積於是中外顯然曉上意謂吾吳為腹心地百辟六師之所寄命蹇公之自旬宣而轉不為左其秩觀察使不為右欲吾吳下之久有公且為仗鉞張本也然僅一歲餘而超拜御史中丞握三輔節以行於是為公之士民者惘然相顧而曰始破格而以公来者為有意耶無意耶今又奪公而北者何也豈吳昔者腹心地今乃不腹心地耶解之者曰不然而吳人也知吳之

為天下重不知三輔之為天下重尤甚知上之急公於南不知上之急公於北尤甚何者公所涖外屏十一陵而内衛神京神京故公唾息相聞地也上方藉公高拱而治其東北二垂步武之跡皆與敵共令者雖稱慕天子威德萬里外納賮奉琛其駸駸未嘗一日而忘啟疆之欲非公何以填撫之南卒之戍軍者與北戍相錯而處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資不能亡差次其志好亦遠近不均非公何以整齊之干雅而外中貴人戚里之廬㢈

日益如繡居閭之刺踵相接於道非公何以調遏之幽薊故多瀉鹵地其膏腴者悉歸之中貴人戚里而民不能割其什一調發獨先而又最繁非公何以袵席之此其視吾吳孰重而其欲得公孰急也且而之所知公者一歲餘耳而不盡知公一歲中事公自弱冠治劇邑歷中外有神明聲以故其始下車即威望風采預有以奪其姦駔貪侮之膽而生賢者色渙汗一布肅然若李臨淮之入朔方軍也千里之内文吏洗手奉職武士祓

霜於盛夏然其心志未嘗不得通於公公馭而拊循之
則又若郭汾陽之再治河中也公有所白諸臺未嘗不
忻忻受誨然其大要必經久利便之策不為一切新奇
可喜公雖行有能奉公之教守而勿失公固長在吳也
且夫公之所代者為廣平王公王公今進而悉督諸鎮
矣王公之所代者為銅梁張公公今入正大司馬矣人
主進賢如不及公之賢寧復有過者即三輔一節亦不
能久借公而況吾吳哉於是諸士民皆服而公之屬若

周守若朱令如干人閧而歎曰吾曹之不忍釋蹇公寧獨後彼士民雖然玆語盡矣毋能留公矣請書以上蹇公公幸毋忘我曹間一展視之則若某某之侍側我曹夙夜凛然戴公而履事所負公者有如日蹇公曰善請交勗之

送常博士先生試南宫序

始常君之文奇而見挫公車也然猶得乙榜之第一人來署吾州學事常君既工於文章通曉經術而又家秀

州去吾鄉一水而近便習其士風至則以月朔望之次日考課諸生為指摘疵垢引以周行束脩之贄不入私室貧不能治業者為捐俸以給膏油之費又不給則家帑繼之矣戒諸生毋得輒入州大吏庭他所苦踐更馬復或調發而非分者或冤不獲白者則不憚娓娓以伸于州大吏州大吏唯君言是信以故諸生之行日益修而氣日益壯常君為人長身秀眉目善音吐慷慨論天下事不休上官行部見君翹然目屬之矣已試其業工

也已又剌得其敎諸生狀則亡不心器君薦剡屢上且有超拜而會君以例復得偕計吏對公車諸生之儁素受知於常君者若而人相率詣余請曰是行也吾師必上第當棄我曹庶幾得先生之一言以志不忘夫余之善常君寧獨在諸生後微諸生請余固將有言也漢法郡國以賢良文學應制天子親策之天下翕然聳動然其大較多博士掌故如董仲舒輩嘗敎授弟子數百人明諸功令不恒古而獨州邑博士得射策最古學而仕

仕而學而又仕西河叟之所稱若循環然其於漢法不一二可概見耶以常君之學諸生固知之其善教亦知之雖然即諸生之所知僅一斑耳其材大固未易盡也宋之慶歷治平最號為雍洽天下之言善教者南則胡翼之北則孫明復至受知宸扆拜顯擢而其究不過一講筵之良而已無它材限之也常君之經術不知於二君子何如其便晳國家大筴嫺吏治則大有徑庭哉縣官之得常君又奚啻得二君子於是業已報諸生而為

祖於婁水之上以觴屬常君曰君之先有諱衮者自宰相出觀察七閩能教其人為文章閩既巳知學而顯者僅一歐陽詹而昌黎氏艶稱之今君所教地不能閩百之一而士濟濟為歐陽生者何限異日相業成衮固有所不敢望也吾雖老尚能執筆以從昌黎氏之後

送督撫大中丞古林王公遷南少司馬序

王公之始下車也前中丞郭公方以事坐調去而吏民謳思之不忘人或謂王公望甚重資甚高將大更約束

以自顯見乎哉公曰不然吾且為平陽侯夫平陽侯非不能為鄭侯蓋得蓋公無擾之誨欲以安三吳吏民志耳其在鄭侯猶參也而久之侍御鄧君銜直指節來鄧君精意揚扢所創革利弊不少人復謂王公位尊而寄重宜有以出其上公曰不然吾且為鄭罕虎夫罕虎非不能為子產欲以觀子產之材而寄之其在子產猶虎也於戲平陽之為代與子皮之為長弼弼乎若鮮技者然拱手而成漢鄭之治而天下至於今頌二公之德不

衰迺王公實不爾公故不欲以所長見耳其旦暮拮据唯民隱之是卹與吏弊之是剔公車令不恒得公疏間得一疏則必深長為吾吳人計者也尺一亦不恒下郡邑間下尺一則亦深長為吾吳人計者也歲且侵公度其有侵狀則先期而請貸既得貸而與歲應人以問公公笑曰侵而後請晚矣吏有微謫公必為隱覆之往往得終譽至於姦墨之暴著者亦不能逃公辟曰吾即欲寬汝三尺不汝寬也以故為公屬者凜乎若神明之照

臨畏而不能爲怨苞苴之來望公之四履而退卻則吏亦不敢羅賄於車門之外公於鞭朴不屢施則吏不敢脩乳虎之眈眈於赤子公無算器之餉以干郵傳則吏亦不敢繼之以飱璧居間之語絕於公耳而私書絕於目則吏亦不敢屈三尺而徇人意然則王公者固成郭中丞而用鄧直指者也公在事且三載無幾微速化意露之於政府久而得南兵部侍郎夫陪京固天子根本地然不過公所撫九郡之一兵部握天子管鑰固重於

他曹然侍郎特其佐耳以階則中丞左而侍郎右以務則中丞繁而侍郎簡以私便則故職勞而今遷逸天子於公豈有他不過執資券持望衡以相擬公亦豈有所取舍第精白一心以安不可逃之分而已而為公吏者若弟子之遠其師為公民者若乳哺之離於怙恃相率而詣其長觀察王君某牛君某顧君某副帥盧君某謀所以留公不得四君子謂若曹誤矣吾豈不欲留王公如天子成命何則曰若曹感王公切顧不能以一言頌

公其往而質之工言者遂偎及不佞不佞非工言者也姑以嚮所聞報之且謂公所佐尚書爲真定傅公余頗嘗習其人世所稱明達長者如前公而有所張設則公居其畫一如平陽其偕治兵事謀自公則公爲子産謀自傅公則公爲子皮又何難哉四君子以爲何如公浙之山陰人不佞有介弟懋師事之又同舉嘉靖巳未進士以故習微有素云

贈郡别駕慎齋王侯解篆還郡理序

萬歴冬嘉平月州大夫入覲以篆請於臺臺檄郡别駕王侯領之别駕事如故王侯馳至州州司業已供帳儲俟矣王侯悉罷之曰吾自有秩禄不而州食也身與其從吏四人坐一公署日出所攜數鍰買熟食食至飽乃從容抵治所為一啜茗而已度事畢即還公署復理别駕所受公移訊牒其叅承送迎不廢造請賢士大夫延見諸生父老與談治理委曲甚悉也故事州大夫亡它領然以五鼓御堂皇至夜分猶刺促矣吏尚以侯初至

欲嘗之故雖不急牘以進侯立麾去訟者見而有所行者第令致敵偕来兩造具矣不數語得情以輕重受讁不恒立文案當上賦為限俾次第納稍抶其逋黠者猶為好語諭之此自汝額茍可以塞我限者寧忍困汝也且使胥役一下鄉汝能無額外費乎於是爭勉自轉輸若流水矣蓋侯至之初自吏胥而下環睨待使令不見呼則稍稍失意引却其後遂絶不敢望諸吏亡繇為姦私侯亦時寛之不賜罰閒得罰伏而尻益高然猶曰死

無所恨傒教我耳傒問民所苦何先則對以我曹賦業上上矣兵有餉丁有砦未已而復為傜户以待不時需每一議修齋舫則費直金自二百以至再倍一議修公署則費直金自百以至再倍而鄉民椎為吏所徂困騷工又從侮之中人之産如滌矣傒謀之直指使請畝益賦錢之十使募役應之而一切罷傜户民懽聲若雷既而傒復問其次則歲運上供米燕中其費不訾當之者家輒破百計居間以免部使者憫之頒益賦佐償自是

稍稍集而見謂其集之易則復議奪其直計唯有烏獸散耳侯為議復故上之郡郡上之臺報可而他役稍亞者亦且以次得直念可以無破家次第請受役毋後期矣王侯之視吾篆僅五月而州大夫歸侯遂委去已而嘉定闕令臺考校侯所治獨稱最遂更署嘉定篆且以便宜摠海防吾州之人薦紳衿裾聚於學宫曰侯禮我而又能盡我吾之進言十四而侯聽之十六屠賈號於市曰是不以尺帛稱肉累我者農謀於野曰吾賦出吾家

而不自覺苦屬者體幸有完膚而今且奈何即赓人在官者亦相葵語曰侯窘我我不得饒衣食然使我毋虞於爰書其大較毋如受役者計受役毋如運上供者曰侯以五月篆而還我百歲之利即子孫何敢忘也相率走而叩不佞弁中再拜以請願得一言為王侯贈不佞故嘗讀史至漢宣帝所謂與我共理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則為之廢卷三歎以為人主所指嚮若此地節五鳳之間宜其循吏繩繩接踵也然所謂循吏者毋過頻

川渤海亦嘗以丞尉佐郡何獨寥寥鮮述豈盡壓於守不獲騁其材用耶必至守而後顯見者何也今天子精心吏治拔勤能刑虢墨不啻宣帝而未有卓然能應之者然王侯以一別駕署事不半載而能得民之意懇惻若是且也不唯無傳舍其官而所興革皆百歲之利其為潁川渤海又何難哉王侯故嘗用金吾右秩更京兆五部之二戚里土豪皆斂手而聽事今者兩臺以侯郵民之狀上上且曰是夫也能鷙擊而育小鮮者也唯吾所

用之矣

送州太守宜賓周侯轉佐撫郡序

自古親民之官莫重於守令守固稱貴於令然夕垣臺諫之選不及守為上下者責之詳而待之薄以故令居其易而守居其難天下之州與邑無劇於江左而江左州獨太倉有監司之奉郡國受計者屬至不任酬兩部軍帥百餘人部卒與民雜處而民俗又嚚而好非其上以故江左諸令尚不至甚難而太倉守獨居其難之最

自余束髮以來所覩習先後且二十餘守而鮮以遷去者宜賓周侯之來為守也去諸生僅踰年耳所諳者經術所談者藝文所與游者齊魯寬裾博帶之儒一旦捨而掾黠吏猾民之上羣起而各以其智巧環嚮之侯故蘊精斂明於簿書期會之際一切待之以忠信而持之以廉平當是時歲屢不登積逋如山逋者不時納而主計者不小貸人謂侯姑為慘怛不容已之辭以收物情侯曰不然我為德而賈怨於上非忠也仁言而市跡之

非實也以故不能盡得催科聲而識者以為人臣之道固當爾御史行部則郡大吏多從行故事諸供億人人御史也侯雖造請不廢然所餽不過算器食至有恚而郤弗御者部人初拜相遠邇賀客麕集侯不忍損官帑以為巳德應之而巳相心重侯惜侯然不能盡得相懽而識者以為士君子之操固當爾兩造具於庭侯平心以聽之使各極其意而後決勝者曰我故當勝也負者亦曰我故當負也則又曰負而不以法外加我猶無負

也蓋四年所而侯未嘗以一喜佐賞以一怒佐罰堂皇之内無巨測之情中户以上無不安之枕其聲日益隆隆起薦剡屢上已而侯僅遷佐撫州僉謂侯爲良吏若是以此報侯似小不稱夫府之體雖尊於州然佐不若守之專而撫又不若太倉之雄也則疑侯有不豫色然侯曰否吾甚安之吾日與尤毀俱而不自覺也而今而後上有守下有令以一身優游其間獲弛擔焉且夫佐撫者非吾而誰可夫執銓者知周侯之爲守賢而御之

以常調非周侯咎也以周侯之為守而不自伐賢其居常調若固有此周侯之所以為周侯也且夫古之能重二千石選良牧者無如漢宣帝當是時趙廣漢張子高其威稜風采振動京輦受天子知龔渤海一㸷叟耳七十而尚滯散僚顧渤海之效章章且久而班氏之傳循吏不在彼而在此何也不寧唯是朱子元之勇鷙精悍所至著聲豈若何君公之不為赫赫然至去後而見思則僅一何君公而子元之翰音贋禍故不免也周侯行

矣去後之思吾當與州之士大夫父老共之更一轉而
收渤海效其在侯自勉哉

贈休寧丁令君元甫奏績序

休寧故為徽最巖邑其人多富饒行賈徧天下於三吳
尤盛以故令令丁元甫之賢數入吾耳夏之孟汪司馬
伯玉昆弟偕故徽司理龍元善過余則交口而誦元甫
之政聲而亡何元甫奏三載績臺使者按令甲當為請
陟明之典而邑諸生黄正裳銜德甚於它士民以吴子

玉之習不佞也介而乞一言之賀且條元甫善狀若干其畧曰以天之靈不棄敝邑而惠我侯侯之初至也故事有賦長之羨金數千悉還其人不以私槖臺詞巨豪豪更文姦移避為中貪緣吏人舞贓萬計侯密發之悉麗於辟此二端者臺是而行之它邑著為潔法侯於是悉除故約繁細蕩掃積蠹與民更始禁胥吏毋得下鄉獄訟稅役靡不予求官所取供必市同賈苛呰自絕兩造盈庭片語而決各極意去鈞金束矢不汙肺石宴取

成禮幣取將恭大庖不盈列肆不驚侯視事之朞歲而大吏革心小吏洗手氓安耒女安紅商旅安壓歲屢告豐屬有小旱精心祈之應叩立澍市溝晨災隨拜而滅民樂其生熙熙怡怡侯曰可以逮死者矣戒毋得衣薪瘞火悉復而土侯曰可以教矣賦長之羨歸而不盡者得金九百盡置學田收其入以供膏餔暇日身自行諸生課誨諄篤咸自奮勵蓋一薦而得儁者八前是未有也侯之惠吾邑不知視卓密縣魯中牟若何其去朱桐

鄉當無幾夫能使侯聞於天子者兩臺察也能使侯聞於天下後世者吾子也以侯世而失吾子不可以吾子世而失侯亦不可不侫葢听然而笑曰而侯者元甫也耶伯玉諸賢固稱之抑不侫嘗與楚棘獲窺人文之盛而元甫露一斑以為文士雄耳不謂乃能如是吾聞之元甫之先人有橫草之功積閥至軍帥而元甫父失之元甫力復之以授伯氏伯氏遂用武顯而元甫以文自奮其在公車凡十歲所所交游盡天下豪傑又時時僂

行民間民之情偽與土俗之淳漓無所不習一旦試為令其便若承蜩掇之而已夫文士無用以語不佞輩則可而何以難元甫為日者天子赫然思古循吏之效躬以考功法大計守令上考有金帛宴賞之褒旌而下考輒斥甚者至勤緹騎鋃鐺付廷尉讁讁乃戍邊次猶論鬼薪耳今覩元甫治狀班班審如黃生言尚書尺一有不下元甫徵者吾不復論事雖然所以望元甫詎一令最而已耶序以授黃生貽元甫元甫其更思之元甫楚

之武昌人舉萬歷癸未進士

送督撫少司馬温一齋公入領左司徒序

一齋公之自廷尉出督全浙師也天子實念其師人跳梁囊者小創取羈縻而已恐不能弭隱憂必藉威望大臣一填拊之而廷尉資已重乃晉公右司馬兼御史中丞以行公乘車至浙凡二載浙大治於是復召公為右司徒僅旬日復移左既得代戒行侍御固安傅君以巡按京兆李君以治鹾於公有共事之雅移書世貞俾效

一言以重行李世貞不及事公而再辱公訊問若以為可與語者公之西北履則余家壤也蓋得公治行最詳公之始至浙也其兵猶挾衆而驕衣食縣官金錢以十萬餘計倭警歲漸寬然每至當守汛加予人六鐶稍減亦三鐶公曰居有廩矣行有餉矣而此無名之溢予謂何罷弗予而第令以時給本額衆喜其時而忘其省也已而有議遂減兵者公曰吾不可居其名也居其名驟見之則疑且怨先為易營榜曰忠義以愧其舊而感發

之時時校閱汰其老弱者扶其黠不用命者有缺不即補補則選海戍之壯而虞於餒者食稍稍減而兵不悟其耗咸大服公乃益延浙父老問所疾苦為之奏減上供織造蠲宿逋請改折罷一切小稅禁譏關者毋得與黔首爭利東南之困益蘇乃復為之益築江海塘隄以捍陽侯之難其鹵浸不得闌入而侵我田禾又為之立義塚絶火葬以厚死者又為之禁溺女禁陸博游手又為之闢歌聖諭解孝經圖八行頒之學宫里社毋論學

士大夫即市兒田更咸彬彬嚮禮讓矣葢余之所聞而
二君之所述類如此公今入佐領司徒司徒天下賦藪
也浙東西之民財力已盡賴公而蘇之然僅如醫者之
治疾治其標而已疾雖去所以為長生久視深根固蔕
之道未易究也浙西北而為吾吳吳帝畿也其風土如
浙而賦加重其困更加重自淮以往燕趙齊魯秦晉之
民形盡鵠矣地且半甌脫矣天子哀憫元元數加賑賜
蠲而恐一旦大農少府之泉谷不繼公之寮長宋公日

夜探其本而求匪頒好用之式未盡亮也公之在青瑣時抵掌論天下事若指掌寧失柄臣之意而不顧今兹於事則益練矣其言益有味矣公三原人也三原之先臣有太師王端毅公者其為庶寮不能如公之直言其撫滇與吾吳以威惠稱度亦不能踰勝公之治浙而數上書廷諍至光輔二主皂囊之所傳寫海内至今凛凛有生色焉公與宋公得無意乎哉二君子以世貞不腆之辭觴公公必返觴而曰不穀之獲免戾於浙也實二

君子成之吾安敢掩二君子而自為名且二君子在浙猶不轂在也二君子必復薦觴而曰公幸毋忘浙其在朝猶在浙也姑以王生為筌蹄

又

少司馬温公之自浙而入佐司徒也侍御史傅君李君以贈言屬不佞矣甫脫稿而兩部使之在浙者司農部為浦君考工部為馬君馬君余甥也復以書來言藉此而祖我温公於北闕之滸余謝不敏不可則念兩部使

之所稱公者不能加於兩侍御而余欲有效於公者亦既竭矣無巳則請畧公之美而以天下之大計告其幸賜財擇焉屈指國家隆慶以往歲亡所不中盖自俺答氏之欵闗而諸部落相逐而通互市也秋防之省兵可以數萬計兵不出可以無行餉而今度所省者幾何所出者幾何校之與夙昔畧相當此所不可解者一也敵互市上馬十二金中馬十金即所入無上馬而我以中下幣當之實亦不能十金然敵馬雖踵至而邊馬亦不

加益以賦卒軏稱困幣亦告之此所不可解者二也東南之財力困矣公肆履之地所素悉也上時時加恩澤予宿逋勿追然而民日益困公私無蓋藏之實此所不可解者三也往時天子采故給事言於邊外内引水為稻田將悉田三輔開百世之利未幾忽報罷利耶否耶此所不可解者四也公秦人也秦故稱陸海又曰天府渭水鄭渠利賴百祀今即無論窮邊絶徼而鄠杜之傍價牟百金者苦旱且數歲多轉徙矣此所不可解者五

也萬歷之初漕臣建旱運之法以為甲令歲入米四百萬無後時者太倉稱陳陳相因矣然畿甸一無歲而價遂騰此所不可解者六也以不佞揆之邊卒之餉三分其一以供債帥之槖又三分其一以私王庭之覬虜以積饑之乘来而我以不繼之芻待將不卹士士不卹馬蠲逋之恩徧於黠胥頑坭而不逮衆賦外之額繁而無緩急稻田之利以喜事者而輕用之又以厲已者而輕尼之秦中有其地而無其資有其人而無其政所以積

困也漕粟溢而價或踴貴以不時糴也猶未也今諸侯王之祿日減而指日衆宗正之條日益嚴而上與下日俱困其故何說也毋亦難繼之澤求廣而轉隘嫌避居薄之名而更失所謂厚者嫌親者有所不悉而踈者有所避嫌而猶未也上則嚴慈闈之奉下則廣椒風之教雖不覩所濫予而司農之宣進歲時有之執而不得請小則報罷大且譴呵此則格心者之任也非公與其長之責也雖然公蒞財賦之地一切治理流聞而上始特

召公其在瑣垣即慷慨指畫海内大筴聲實在搢紳間久矣今之人孰不傾耳而唯公之嘉猷是詢語云知無不為知無不言其在今日哉不佞老矣賴公等而為太平之民以保兹丘壑則大有望焉

送蔺石張先生遷廣通司諭序

滇故楚西南支地也當尼父之轍至楚而遺風被於陳良北學於中國而其徒叛之楚之經術稍以不振而最後楚將軍莊蹻畧定滇地自王繇漢以来羌筰昆明之

道或閉或不閉於魋結侏離之俗或仍或改當是時吾三吳之被季札言游之化彬彬如矣滇之經術不敢望楚何乃論吳蓋二千年而我高皇帝遣傅將軍沐將軍以三十萬衆蕩平之篳路剪棘以為州邑山越馬人悉充編户乃至興黌宫奏禮樂阡陌閭巷之子被紳衿而誦法孔氏自詭學士大夫然欲以擬吾吳則尚霄壤也又二百年而滇之人文且益振矣今其裒然者則鶴慶張君其人也君以經明行修久次而膺貢入京師謁選

得吾太倉太倉於吳為望州士子相率而怪彼何氏者而坐皐比握麈豎義耶將不戞阿游折角既而見君溫如其容禮恭而氣紓言簡而意盡乃恍然自失曰語所謂九州之外六經之表固自有人哉不腆雕蟲一技耳吾何所用之君以視其寮則皆凡也視諸生則皆弟子也規條以身推腹以心蓋春風拂而時雨施也人人游於太和矣然君既以家遠不能將而所從一子自燕來又不能歸授室屬歲侵祿不時給而又不忍於束脩之

贊突無恒黔事稍稍聞上吾州之執政者太子少傅王公元馭憫而白之銓曹君得轉廣通教諭廣通亦滇屬邑也去鶴慶五百里而近符且下於是君樂得其家之近而戚於去其寮及諸生其寮及諸生亦樂君之得其所而戚於其去也相率而乞余之一言以為君贈余乃舉白而屬君曰古未有滇人来為吾吳地師者有之自張君始吾吳質不勝文君以其質而光吾吳使吳之士愧其文而劑君之質今君以吳之文歸治滇矣滇文不

勝質今且愧其質而剤君之文遲之自今而往有裒然薦於公車者必廣通諸生也耶而吳諸生中率素砥行以忠信惇篤稱者亦必張君之及門深於其教者也寮之長常先生曰善請識而書之

弇州續稿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

弇州續稿卷三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送行序

送友人殷無美之夷陵守序

夷陵古重地以其西綰蜀下流之口而東據楚之上游也故崇之曰硤州而置邑仍夷陵之故名至明始進邑

為州不復别置令而吾友人啟無美以進士由吏部選人得之人或謂無美為諸生治經術兼工古文詞名奕奕者二十餘年而始應鄉薦則於經術益精古文詞益麗而名亦益重又十餘年而始成進士當館閣之儲材亡不推讓無美雖無美亦自謂亡難我者而竟弗與乃至一尚書郎僅甲科常調而又竟弗獲使之執手版折腰於監司守倅之庭無臺瑣之後資足以張皇吾勢而折其貴吾不知水鑑之謂何彼固不能識無美無美當

有不豫色者乃無美不謂然也其人間以語余余不謂然既而舉以告無美曰吾固知子之不小夷陵而薄州大夫吾姑語子以夷陵故事當宋之時歐陽永叔其始亦所謂治經術工古文詞士加灼灼者也孫公車第一人取甲第授留守推官遷直史館者垂數年矣以一言之小迕而出為外官其地亦夷陵然秩僅令耳紆綠衫奉槐簡而受署於子所居之州大夫今子治即硤州其下且三令且甫釋褐而有五品之禄位與牙緋之章彩

予以為視永叔何如也永叔宜若有不豫色者然且名其邑之堂與州江津之亭皆曰至喜而皆為之記其堂之所謂至喜蓋以水道自汴東門踰淮窮大江者五千六百里而後抵夷陵故為吏者多不欲來既至而知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亡不可喜者亭之所謂至喜則以岷江之水合蜀衆水出三峽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

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跡而夷陵
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平流故舟人至者必瀝酒再拜
相賀更生以為行旅喜嗟乎永叔能以令自寛者也非
能盡令理者也能知物情者也非能盡物情者也夫以
貧書生罷鉛槧之業一旦而驟領民社寄鄉俗之黠悍
與胥吏之譸張我且寢食之弗遑而何暇所謂喜蜀舟
之得峽口而喜也必將有楚舟之得峽口而憂也今夫
驅車者折旋於狹逕而騁躓於康莊又安知所謂喜也

吾故曰永叔非能盡今理與物情者也雖然當永叔之在夷陵屬今事簡偶取舊牘閲之見其剖擊之舛謬匹夫之寃不白而舞文決網者比比為之慢然自是益精心吏道不敢快意天下事而所涖若尹開封叅政府屢典大郡皆有寛平聲至於晚節對客必詳政術而畧文章然則無美之於永叔不必窮其所謂至喜而於慢然者加之意乎勉之夷陵之人必且曰歐陽子其更生而福吾地耶余亦曰殷無美今之歐陽子也

送章司訓先生之臨朐令序

記余在嘉靖中以按察使者飭治青州兵當是時青人數不率叛書亟聞蓋十年而三勤王師而宅萑苻之警與俠少亡命探丸殺人椎埋剽攻者不可計數其號爲梢馴者即山鑄山即海煑海以自給足又馴而習耒耜之業者歲所收獲皆入私廩不知公家爲何曹余乃選健吏分部驍卒破離其黨與窮其窟而翦之諸勇私怯公之鬭横利忿忮之狗罵訟舞文之習一切受懲稍稍

稱治扆指已三十年而青人尚有能言之者顧余居平自恨階稍重不能得一邑而治之為之畫地課耕平賦息力以規十世之利為之化誨誘導詩書其俗以收一變之效而僅僅用杜後惠文彈壓之雖其所就理者廣而其所為德不能深且久也余自解鄖襄之節歸頗時時為人語之而今年春青陽章君用吾州訓導超拜臨朐令以行臨朐青望邑也去郡五十里而近其山多出中下令其民人雖不能無錐治之競而視都會稍樸而

畏法以故差易理余嘗按部再過之令亦時時詣府請約束大槩訟諜省可視它邑十之三賦雖稍稍不及期然亦不至錮之私室且聞邇者有天幸妻得賢令為之拊循而整齊之當益易矣章君以公車之儁屈司吾州訓故事自公車出者不當司訓司訓則當有寮長而君夷然不恨也出入鴈序唯謹暇則延見諸弟子與談經術於贄輕重毋所厝意為之長與為之弟子者甚安之居三歲餘未嘗飾行以干觀風者之薦而薦自及未嘗

一通政府露其屈抑貧困為可憐狀而除目亦自下於是其寮率其弟子而乞余一言之贈且謂余故青使者能悉青事余雖居恒自念欲官一令自效然余能悉青使者事不能悉令事也於古青使者而得一人曰曹相國參延老子之徒蓋公而師事之以清淨毋擾獄市而青大治及其入相漢亦不過守蕭酇侯之畫一者而已章君之夷坦任率寵辱不驚於資近相國矣雖主要主詳之用殊其貴於清淨毋擾一也章君勉乎行哉為我

按求前數賢令之成事而以曹相國先後之意行之必有起而歌頌君者當知余言之不謬也

送太史王肖昌先生還朝序

信陽王肖昌先生之奉母太夫人憂也服除者久矣而顧時時稱病不造朝走一介來弇中訊余余漫問之曰而主北首乎曰未北也出槖而得其文記所蓄奇石五則皆悍王宰相之遺物官所不籍而强有力所不之顧者寶而事之若天球赤刀之重及告返余乃遺先生書

徼以應世之無碍於大道風之顧於辭拙度不能幾校叔發不敢望先生之有起色久之先生復以一介來曰不佞以吾子之命强且起矣雖然必藉子之一言而後成行余適有它事復漫應之而曰必子之成行而後敢効一言自是絶不相聞而吾鄉士大夫自燕京歸者問見王先生否曰否也白虎觀中咫尺地放而至銅駝東西陌不能得王先生跡予笑曰先生欺余哉又數月而先生又復以一介來曰行真有日矣雖然必藉子之一

言而後敢發出其槖得所為後奇石記者其石益以奇而文益以麗然其寶事之益以甚予乃喟然曰先生好石哉請為先生言石今夫凝然而鎮重者突然而聳立者巍然而角距稜峭者皆其德也挹之而潤叩之而音者其材也或翔或舞或摶或飲或夷俟或傲睨鮮腆者其貌也第所以得當先生者此耳先生之所以愛而敬之者亦不過此耳信陽豫州部也豫州之石不有崧高二室轘轅熊耳之勝乎哉其峭萃鬱律高者萬餘仞盤

結延袤小者亦不下數百里中之硯礓峭蒨變幻千態亡論足以供先生之耳目者不可指計其積氣之所滋潤外發而為喬木内鍾而為五金下穿而為流泉上蒸而為雲雨所以利益千萬世寧淺鮮也不佞學佛人也於濊仰體用之機亦畧得之先生而有意於出耶敢以崧高二室轇轕熊耳之説進不然而歸抱此數奇石以老世人且謂不佞以石禪導先生於乎不佞寧石禪哉

送飭兵觀察使對滄王公遷浙江右布政使序

自吾吳在故京之左輔而厥賦又當天下半其三垂踞海與島夷共一旦之命而飭兵獨一按察使者使者之勢日益重而格日益以高往者西蜀蹇公用真使來任之未幾擢御史中丞撫順天以去代之者東齊王公亦以真使來未幾推中丞撫鄖不果已復推撫山西復不果而竟得浙江之右伯蹇公為人磊落伉爽果敏便事有倉卒之用而王公尤周詳篤慎遠慮深識靡所不中肯綮始公之來而蹇公以中丞去法不得候代屬虛位

者近三月公無所因承事取獨斷若草創然諸文武吏故攝公之材望與别歷軍事然跋履之地多在西北乘秋始候因高為險而東南則茫茫一大海無所不戍邏車騎之用驟改而餘皇馳射之技悉易而浮泅尚意公之未盡睹也公故明法比曉章程大約吾吳地公移訊牒視燕晉省可倍屣多且十之其變幻出沒不復可更僕數公於地形之要緩兵卒之强弱戍餉之給乏一按圖而得之不待四履之所跋涉而收其筋絡節輳於股

掌之內片檄下而旆旌帆檣組練戟矜爲之氣振而色飛自大帥以至裨校莫不傾輸其肝膽毋敢矯飾而希目前之寛借郡邑寮佐大小將數十百人公若人置一使於几案以檢制其非念而稍賢而有才者則爭自鼓舞篤策冀公之見知公置腹而撫之且誨之黠吏因緣舞文爲姦雖一字之下上公必抉摘其伏使之縮舌揺手即盛夏若負霜雪而供事葢嘗遘吾州之大夫韓子謂不穀幸得以職事旦夕謁公再謁必拜公之益也曰

者獄司之不戒盜逸者十人公時自行部歸不動聲色畫筴懸購吏士用命不浹日而獲其九不數用是以得逭大戾稍間取公初至之教而讀之不覺悚然沾汗也公固預精言之矣它邑大夫亦間謂余有吏竟藏而闌出財物者幸發露已取公初至之教而讀之不覺悚然沾汗也公又精言之矣凡公之條教約束若着蔡然遵之則理拂之則敗我曹何可旦夕舍公也蓋日夕加額願公之握節而來以覆露我以吾子之於公有素也其

為我效輿人之頌而期公以來記世貞承乏青社時實為公今官公方少年薦公車數接眄睞貞雖奉公之誨以無煩簡書然跡節濶目師意自好其愧公今日多矣最後自楚憲亟入太僕又不得一踐紫薇之堂以察泉谷出入之數故卒鹵莽於撫綏用弗稱去公今稍遷浙藩浙藩天下賦藪也又益公以所未足矣自是而肯惠綏我吳則豈唯諸君子之幸亦世貞與父老之幸哉

又

對滄公之以浙右使行也世貞則從州邑長令後爲不腆之辭贈之矣一旦副大帥盧公偕參將馬侯游擊將軍張侯踊門而請曰夫儒吏以搢紳贄而武吏以介胄薦今者憲使公之行也賓筵固秩秩矣徽其冠則且脫惠文而進賢矣而不穀二三子尚敢執介胄之故而辱我公唯執事素幸於公其不辭雅言之瀆余謝不敏則謂三君子吾所以稱公具州邑長令序中令兹無能爲續敢問大宰之遷公於浙也爲重之耶將不爾也以秩

則右使右而觀察使左以地則吳急而越緩以寄則餉兵使者難而藩貳易夫不待銖較而衡度之知其不為重也且吾見夫公之出也旌旄蔽前冠珮從後多力而駢脅者持矛操闟戟翼輿而趨片檄所下環海戍者幾二千里水陸之舟楫車騎肩脅惕息莫敢誰何吏民耳目以百萬計殫候公之顰笑為欣戚而今者三商而起閭一坐堂皇晚其長之鼻孔而不得咈息及其趣幕府受約束計無所復之唯唯而已所稍自媮佚者挾輕騶

御筍輿而彷徉於湖山之社此與昔之請祠而寄祿之人何異然則三君子者毋亦窺公之所以得茲遷謂用事者以便宜均勞佚也耶是不然夫移公於浙者重浙也其以公移者重公也吳浙上游也地形相錯如繡即吳之有風聲張錯固朝舉而夕馳之浙矣今盡吳之地無不攝公之威而銜其德有如一旦錢唐之悍校驕卒有公在孰敢逞其憯脫巾而噭呼也耶不寧唯是往者島夷作而吾地之撫臣時更易而往往議其代者借材

於遠地是故緩急不得其力今公之望實著矣其涖吳而開府之啓事勞山公者再矣有如一旦中丞入揆地或天子有所更易舍公其誰公固可朝拜命而前茅達於楓江之滸矣吾固曰重浙也亦重公也三君子拜曰信如子之言不穀將飾餘皇淬組練以俟矣余亦曰豈唯諸君子余亦從父老操玄黄之篚以俟矣於是賦黍苗之四章贈公而別

賀太宰袁公加宫保致仕序

南京大宗伯表公抑之以奏三載績入朝詔仍故職而無何南太宰闕公遂爲南太宰甫拜命即上書言臣老不任事謹以骸骨請而謬薦及不佞世貞以尚可備驅使時不佞方在告里居也天子以公清望素著勉留之而俾不佞起家待署公歸當履太宰任復上言臣不幸有狗馬疾僊憊不良拜起即春秋奉高皇帝寢陵歲時祝釐不能無顛踣胡顔以對司儀者上幸哀憐之賜一壑而老天子下其事太宰太宰楊公叙公之德在國家若

蓍蔡不可一日無而憫公之情非得巳也知止易退公之道固然要必不忍以君父之托而為身及名計具其事以聞天子以公清望允孚特加太子少保俾致仕曰望者稱之也猶在外也曰孚則信之矣在内矣不佞頗習掌故家言東宫三少雖與尚書偕二品而非六年滿者弗輒加其以致仕優禮加則嘉靖之初以上遡弘正時有之今上之世獨葛端肅公一人而巳然歷四尚書而拜御史大夫垂奏六載績乞休而後得之若分司留

京者故自公始也夫覈名實慎爵賞雖至一嚬一笑亦不輕以示人則毋過今上者公何以得此也公為給事滿歲即上書極論選部郎與柄相之倖客翰林檢討因糺及尚書世宗為之逮選郎遂檢討而亡何公遂出僉闑臬矣自是浮沈外寮者且十餘年竟不召然所謂柄相者絶不能以毫末加公而公亦不以浮沈故小有所挫尋入拜太僕進奉常步武八座而不肯以其身充二相餌遂乞骸歸其最後相益驕公之卧東山踰十五年

積薦剡至數十公既了不知有薦者而驕相亦了不知
有公會其敗而公始起家南少司空超爲御史大夫復
超爲大宗伯天下之望公若威鳳祥麟而莫知其用公
之用若廣藪喬嶽烝爲靈澤寫爲神瀵而莫測其倪涯
遠之薦紳與都會之逢掖穆然若清飈之被躬爽爾而
蘇謖爾而斂殆若以公爲蘋末而未盡悉也夫服箱馴
皂之士一旦而以其頡試於縣官爲之程勞而爵禄之
非不尊且厚也力瓻而不任則曰吾所以報之盡矣聽

其歸亦足矣不稱而白簡先之丹書後之曰吾非而薄也而自致之也公之歸豈以是望天子重天子亦豈以一歸故重公又豈以一宫保為足公重夫亦各自致其分而已使天下而有純一不貳之臣又有優賢將恬之典於公非有所重於君德國體乃重也公既得請過不佞而語曰子名為知已不可無一言夫天子之加恩不足公重而不佞之一言乃公重哉公業已辭禄且歲儉不能具饘粥不佞雖貧差猶有一月釀千里炙童冠稱

之呼舴艋而相從於石湖之滸咏歌熙怡即上之所以重公與公之能重上者皆悉掃而付之忘言不亦快乎公莞爾曰有是哉我能爾若恐不能爾也姑志於筆

送大司馬春陵王公入朝序

萬歷之丁亥秋詔拜總督薊遼真保御史大夫曲周王公為大司馬公固辭天子若曰乘一障以守邊陲使外地寧謐金湯屹然使予一人靡廑於北顧則唯卿之力予一人尚虞其三垂卿其作我心膂運臂指使以成統

平毋更辭公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之休命既俶裝而御史中丞蹇公時以廵撫有事於薊貽書世貞謂不佞奉公下風方藉公之教以免於咎而公棄我雖然使不佞之私戴公也毋寧使百辟之合而戴公也唯吾子之習公而善不佞其毋靳一言以為公行李重蹇公之言曰公之始治薊也葢有南軍萬人云其軍甚精而熟於故戚將軍教則又甚整然散處睥睨間多設裨校護之而不為置帥護者日以益而不才者日以竽濫所侵牟不

可貲算卒亡不垂槖者然庶幾得少縱窳惰以兩相市卒之兩相蔽公曰毋庸也余不佞合策請於上悉汰裨校之不才者仍節縮宂費計減直四萬餘金益募卒二千二百人且令諸軍分屬諸帥以時約束之卒便於亡所侵牟而安於約束北軍亦相顧自奮厲薊若益而雄者公又念修邊無已時役繁而力訑且不支諸寬客兵役十分之二主兵則姑愆其期不以春而以秋已又念卒餉不得本色則資之糴糴日貴而食日益匱請稍與

之本色已又請通餽道免扣留諸所以衽席吏卒者纖悉詳至前後俱得報可然公不純任愛大帥以下有貌果衆恭以巧藏貪以豫匿怯者抉其情而論謫之不少貸將自是選矣而是時汰校之下遷者忮而要其黨孽偏將軍之請減餉以為罷軍幾變公不為動第論捕執其魁斬之梟示於邊士惴惴奉命矣諸屬國挾大敵以恫喝我歲益驕諸將幸及身之無事謀所以媚之公私之幣亦益增公為畫一之法定約咸慴伏不敢為恫喝

蓋終公之任無一騎闌入邊者諸將乃相謂我曹子豈願割肥而飽敵今賴公得自保又使我無憂於烽燧公仁人哉故不純任威蹇公之言云爾世貞第語蹇公此公之所得王公於薊而王公牧寧之猷施於西若真保者綏輯之勛著於東若霸薊者固未之及也公既以一班而舉王公余又欲以一班而為王公贈毋乃非當乎哉雖然天下者亦一方之積也且王公自弱冠著朝籍敭歷中外所至有名大臣風兵事特其重者耳夫以絳

侯勃之定燕代而入為太尉裴晉公之謚淮蔡而召領中書韓魏公之威西夏而還佐元樞以至拜相厥後絳侯浴日之隆勛與黄河泰山相帶礪裴韓二公以其身係天下安危者各二十餘年三鉅公將相之業昭昭如是然高帝之識之與元和慶厯之間人主之所眷倚與中外之所注望者固不在揆地而在定燕代謚淮蔡威西夏之日也公何以異是雖然世貞竊有千慮之一以薦公夫憂在内者不在外憂在上者不在下搢紳大夫

在公下者信公之廉而服其正固不能有所加矣自公而上肘掖之間貂璫之重私其所比以要公公能無徇之乎不徇則囁嚅而議其後如前事可鑒也徇則失所以為公矣八紘之外奉琛委贄以奉正朔固當鞭箠而乳哺之然災異洊仍民困已極小則萑苻大則潢池公何以待焉吾聞之峻已所以逆窺覦也絕暱所以杜交關也推誠所以孚異類也潛機所以摘幽伏也下賢所以廣忠益也立節所以待非常也夫公社稷臣也與國

家同戚休使世世貞以蹇公之請而終之諛不亦失所以為世貞者哉

贈督撫大中丞樂吾佘公之南京大理寺卿序

樂吾公之以大中丞督撫三吳也故自浙藩伯遷云天下諸軍鎮獨三吳重而諸撫臣亦唯三吳重葢高皇帝之所定鼎曰南京陵寢百司六軍在焉而姑蘇雲間晉陵其財賦獨幾當天下半而其地又以三垂枕江海與島舶海寇爭利便其輯遏又甚艱故往往以宅中丞徙

鎮不則卿尹之駁歷有聲實者而公甫正浙藩之未幾即以遴選拜特寄三吳吏民方拭目而望公之風采然公下車之三月餘而諸郡國胥次以水災告三吳地形若繡高故不能勝庳然尚有未魚鱉者而公業上書為民請蠲賑辭已甚哀書初至北闕下大司農猶持之獨二相國以桑梓之故而公與議合亡何霖淫不止其高原亦盡如掃公書再上益切臺使者繼之宅使者復繼之宅諫臣亦爭繼之於是九重之聽迴而二相國得悉

其心思歲徼大槩𦍒者十之三而其末𦍒者亦從緩矣而獨所謂賑者謀發之官則削貿之官帑帑如洗公乃督率守令以便宜勸貸庾有粟使為粥食餓者帑有鏹官量益之使從它方糴平價而糴即所活不能全大要得十之三四亦足以舒而公性素節儉至是益以身先之朝晡進肉菜不過二簋郵使過郡無張宴無用幣無治贜無遣津䕶人過者亦不敢以望公故閭閻之私蓄雖竭而官不大侵其民困食而不困力公雖孜孜格民

隱然務為長慮深顧以貽數歲利而吳中喜事新進見謂名美而不睹其實輕有所陳説公一切為條析不盡狥之曰使吾當其名誰任我實即以内意譸張撼揺公弗顧也當是時屬公之四履者吏自二千石以下至百石士自薦紳大夫以至青衿民自白叟以至紅女黄童毋不恃公為命而郵書自北來則公進為廷尉卿治留都矣三吳之人狂走相顧謂我曹稍幸有生色圖所以善後而未能公奈何舍我去也日者震澤之瀆有十餘

里虔劉我居人雖攝公之威德匿跡遁巡然未就縛也天子赫然篤公曰亟用鉞第遷命與師中之命相躡而下豈太宰與大司馬不相關攝耶廷尉固天下平較之賴廷尉生視賴撫臣生者萬不一當也公胡以有此遷也曰大司馬定筴者也太宰程資者也宜其不相關攝也雖然帝舜之時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臯陶為士士即廷尉也方伯連率其勢足以威蠻夷而弭寇賊乃不可以寄臯陶而俾為士者謂法平而亂自靖也楊雄識

其意矣故廷尉之箴曰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然則廷尉之寧民也深於方伯連率之寧民也審矣兵使者李君求所以借公不得謂不佞故在公宇下當習公而又以職事從公後俾敘以佐行李

送司農路大夫䦛守鞏昌序

嘉靖中甲令諸八座之任子得除五都督府幕僚稍遷僚之長於格當為郡守而兩京之幕僚少而八座之任子衆以故不四三年輒得守吏以資簿持之弗盡㒲也

資既弗盡愿又不獲於幕中先材故守而必之於五嶺之西南貴州夜郎牂牁之境為郡者守亦往往自免去是以名伸任子而實抑之最後稍稍為調劑之法遴其俊賢散轉郎署以觀其能徐而識之往往得望郡比於中州於是任子之選重而遷益緩然不為任子格踳武監司而懸目卿佐當其選者亦重自愛而勇見才迺吾於路大夫竊徵焉大夫故大司馬公愛子也今上甲戌之秋余入領太僕而大夫繇都督幕來為丞是時年甚

壯長身白晳美眉目與之處温恭而中理與之談通明而不詖余固已心器之然無何出鎮鄖中而大夫丞太僕自如久之始遷南司農部三轉以至今官而余以不能事言路還里中需次偃蹇朝命者亦至三而始强起至留都蓋十又四年而復與大夫接則大夫益壯於昔而余一皤然翁矣司農部中亡不稱大夫才而廉者籍籍滿金陵亡何除目下大夫進為守而得鞏昌守固常調獨鞏昌為關中最望郡領州三縣十二西傾朱圉鳥

鼠之山襟帶前後嘉陵天水江湖之滙以資灌漑清渭濁漳分流而西注太守晨朝坐堂皇三州十二縣黄墨之綬趨走而聽命於庭噫嘻亦雄矣第吾聞之今天下溝百六之會而關中災為最關中之災秦隴尤最大夫郎司農部所以為衽席乳哺計者籌之孰矣今幸一當生舉三州十二縣而置股掌間于澤枯而肉骨何難焉大夫之先有温舒者當漢地節初博陸侯襲武帝之故以威稜攝齊宇内而温舒獨疏請尚德緩刑其辭甚㦤

孝宣感之而其後頴川渤海之徒進而成循吏功温舒亦至臨淮太守治有異跡而子及孫皆能用父祖之教至牧守大官大司馬公故雲間守也今距守時七十餘年而雲間人頌之若新非温舒所敢望也大夫稱所以後大司馬公者又豈下温舒子若孫哉余雖老猶能覩璽書西下旌簟昌矣於是諸任子稱大夫通家列曹署者若而人咸請而志之以為大夫行李重

弇州續稿卷三十